

國史

廿二

庫文閣内			
一五〇函	三二九二	和	
六架	二六三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923
冊數	26 (22)
函號	150 2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阿部

阿部松平傳第四十二

卷六十七

阿部忠秋大阪留守正次從子也父曰忠吉取大須賀康高女生忠秋德祖見忠秋信謹曰正秋酷肖舅氏

氏賜名忠秋為尚食監其初名正秋也忠吉領舅氏衆有軍功以先驅將從攻阪之軍因陳疾戰超為大衛將太宗初三抽忠秋將親衛二軍為豐後守父卒襲食其邑及已前後所益賜通万石又兼宮衛將還參政上亦知忠秋賢信任之嘗問參時諸將旗侍側老人莫能知也忠秋一一具說遂及削作所由使二郎中受而記之後得秘府書閱之莫違錯者執

政直孝亦補其識焉馬故實上將浴內使長醉爛上
之足上怒命誅內使長忠秋當賜從官酒有愉色入
謝曰前者命臣出內使長臣惶恐失聽不請所以處
之臣不敢難詳覆而使上受濫刑之名是以冒死重
請上惜減死論其善移上意此類也寬永十一年從
如京師進從四位下明年春以忠秋松平信細為知
政事封忠秋為壬生侯久之代信細為忍侯屢從行
之光陵益廣廟割適上之旨為置酒遊其第東市火
起一日一夜不止忠秋部諸侯毀市斷火之所響火
自止亦甚適上之意是時多貴重臣而專任職事者

信細忠秋也二人議多不合上游神田躰鷹立魚肆
命從官投石于水走亦石無有取肆頭蛤代之忠秋
聞賞魚肆金信細曰奉至微之物洪衆輿之求其於
賈人榮莫大焉宜無給直忠秋曰不然事之其微其
害將大所謂榮者以著名蒙福也民之於上減產供
命何欲且也從官至衆奪以供求暴民從是始動逢
其暴采於何有上善之賜金賈人東宮立遷傳世子
世子之是為嚴宗以忠秋為有勞拜從知政事於
是益慎密學士林信勝年諳補細川賴之、賢忠秋
曰賴之白若黜已崇若之威似兵而使後世傳以為

忠不得言不為名當幼主時非所以教僕也舍人主
牒者問前賜名時之詔忠秋曰止書賜名于月日之
下其語不可得聞是時駭府男子由比正雪謀反誅
大老忠勝曰遊士逐客居江都中至衆謀反者本欲
敗此輩為助也請勿居江都而塞其源忠秋曰天下
者天下之天下也不安一人而苦天下也夫士無事
者未必皆為逆也所以詣江都者欲仕諸侯也諸侯
因是得異材殊能竒伎上以事朝廷下以治其民且
出之海之外則善若猶居內地与居江都何異諺曰
疲馬不畏策非不畏策足不能馳也若驅於朝不度

夕之人曰汝必遠從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不為
乱何為若用忠勝之言驅之使為逆也臣以為不可
上徧問群臣大傳正之知政事信綱是忠勝執政直
孝是忠秋上竟不聽忠勝初上為世子時從朝太宗
曰忠秋未神祖起自園崎大小四十餘戰立君
臨天下城江都成以我為堪任大事謂德祖曰此是
長孫居也子行傳之今我多病不久待二祖于地下
當大漸時若不能言忠秋汝記我言而輔世子孫
万世為我後者造次莫忘此言天下有變死守此地
以承神祖之賚明曆三年正月十九日三藩第燒火

及內城大臣奉上如西城直孝忠勝咸有園池周數
里請上避火信細請如上野忠秋曰我不知諸公所
言猶是為火耶西城縱使遂燬山里定容乘輿其地
無殿屋餘燼無侵備不虞耶去城保野不為得計神
祖以來四世五紀國家無玷痛賈安業非望窺覲因
何而起縱其有之命一將誅之易於振槁且示天下
內中狹窄議行之出甚非所宜宰臣猶喧忠秋言上
曰上豈忘太宗託上于臣之言耶上若不許臣必
不從行上曰子言是我不出此忠秋乃令忠能陳兵
西城下火及其家不敢還可治三年佐倉庶正信以

言事免戾知政事忠清得人設主客論其略曰客謂
主人曰正信不知上專任忠勝信細升言其非以失
爵上學屈子之忠忽漁父之戒宜哉為天下笑也主
人曰否志士仁人不畏死改節一子為政不平一
子矜智欺衆天下無不知也是故由比戶次之為反
以清君側為名二子曾不知恐懼世惕自省一以為
徵斂百姓可益國家為上畜怨積恨于府庫一伏粟
米跳躍糶又知死禁解賤賈潛置白収園地而請自
賜至益封賂求善地二子為國柱石營財利如是其害
于政余又聞信細如京師有寬濶白伴慰遣之奉使

未畢不可受它事比還必問既歸道東山欺衆如此
正信惡如讎苟有益國家雖失爵土不悔何必曰
非忠清初欲造誹謗之法忠秋直孝忠勝止之而止
於是又議之欲推造論者忠秋曰昔在唐堯之聖不
能無過但樂聞其失者不可及耳懸敢諫之鼓立誹
謗之本朝無壅蔽之患民無咨嗟之聲善則從不善
則改也今出入宰臣之家者大率紈袴子弟也所言
雖異其見粗同無如此人放言不忌宰臣何以聞閣
卷之議倫預過失誹謗之法必不可設忠秋為知政
事三十年以廉潔化下府中未嘗有抵賊罪者字和

族嘗贈舍人衣二副不受曰大災後命減貢獻恤臣
民至厚如臣等鄙人不當受賜字和族慚而止此時
宰臣獻酒食諸族亦遺珍異佐其饌忠秋獨不受忠
秋好鴛有贈二鴛者召使者畫放故所畜曰頃惡其
喧故不受也善為我謝信綱言于朝曰饋餉害政禁
列族勿贈宰臣忠秋曰噫列族未嘗通饋餉以是觀
之在受与不受也不必禁止之聞之曰豐州之受遺
命宜哉太宗可謂知人矣而信綱亦不怨其不相容
病將死謂子輝綱曰豐州賢相也事之如事我見忠
秋執手泣曰我與君出入五十年起自微細致位宰

執之列戮力協心思欲為國家固太平之基報明主
之德議事不雷同論附必得所宜外人不知譏之以
為相侵頌子自愛善輔明主寬文二年信細卒三年
益封忠秋食八万石五年以老免分月典事聽決獄
十一年夏病乞骸骨許之命言便宜事忠秋無子而
心不善重次不還封于兄子忠能諫割二万石于之
不可与之六千石而不失宗子之礼月朔十五日先
詣重次從其後八于朝重高兄弟雖屬卑猶執此礼
於是傳封忠能歸忠能也于官及宗家朝廷下命褒
之許歸宗家不許納也于官今年為比不登有司請

立酒根有犯者許奴婢告籍沒財產賞以其半上疑
不下之使宰臣詢忠秋對曰不可奴之事主人如臣
之事君也臣念臣家不能顯奉法令而國中不得志
者至衆然不敢上書告臣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若
許以臣之爵祿之半而求臣之罪臣死已久矣夫法
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壞是故罰法必可
導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臣恐明
智之謀復起于今大失治體真罰法之意又有薦治
惡馬者宰臣請除乘馬掌惡馬上曰忠秋領旣牧可
往詢忠秋曰令曾疾狂易者不得給事于中恐雖愈

復發也夫馬亦然縱令善服御不可供乘輿賜列侯
給官騎列侯官騎因致毀傷支體無辭謝之臣念乘
馬之士宜服良馬并出惡馬且士大夫以俸祿之餘
買乘馬於不可服御無可復得宜勿祿此人以遺貧
士其人亦得施其伎是固非有土之君所欲得也而
矧於縣官乎上善之並從忠秋之言大老忠清秉國
政驕奢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將軍好飲酒列
侯所買人出入其家者往還其具餘知政事率亦如
此唯叔倉重垂自京兆復徵清今已忠秋召忠清等
數忠清以常不奉法曰足下善之已若不善之僕亦

足下辨于上前忠清避坐謝微公焉聞此言僕自以
不知畏懼以世之預政為公及豆州讚州所推不期
致此通既聞公之教不敢不改忠秋謂正則廣之數
直曰厯橋侯非諸公所得望也然不尚謙從約莫厭
于衆諸公何心奢侈相誇不思善其職大宗以臣為
愚艱不忌大漸時命臣國家大事得便言之臣老時
上亦以其言命臣以為受命至重便不便職不職
知可無不言凡在此坐者咸上之所甚重天下之所
瞻仰也今臣之言為天下而不為身諸公善思焉忠
秋亦進封事上曰是我太宗使忠秋言也再拜而受

遺參政正俊其家諱祕無聞忠秋得嬰孩兒棄路者
育之長為嫁娶府中少兒出入嬉戲其側以知所好
惡播磨守忠能為侯三年徵為知政事忠秋曰噫非
而所堪也自我居職未嘗斯須忘疾民而我以不能
食稍受斯病蓋疾民多而不曉耳而何不告我之死
速罷政為知政事三年忠秋卒一歲餘以病免二歲
致仕自号養拙子正武為侯也年奏者祠曹憲宗
初越有大獄故相正矩曰某事臣不敢專身某
議咸有手書吏知其姦不能詰正武曰賞時子知
有此獄而不失其手書此獄子起之明矣子自以為直

乎正矩不能應服其罪誅死既代土井利房為知政
事以抗直聞上遊其第益封為十石卒子正喬立
正喬先是以奏者兼祠曹於是代為侯免祠曹文宗
初遷為知政事章宗時使如京師納幣至德宗立二
歲免寬延元年致仕以子正敏初立從子正因為忍
侯

松平信綱司農屬大河内秀綱子也秀綱弟正綱承
松平親綱後貴幸為親衛將右衛門大夫慶長八年
信綱八歲見正綱曰如兒當歿于錢穀之中若幸得
蒙松平氏兒雖不才因此得進正綱音而許之神祖

聞其誥台使仕東宮年內藤忠重阿部忠秋永井直
真日夜出入執事太宗初三便殿前有石欲去之無
路可出信綱斃堯其弟埋之天主以白土塗之雖毀
寸許修之甚難信綱命吏去土盡用白土一成不復
壞上以是為有才類為參政伊豆守將親衛二軍偶
賜食于前味惡上及信綱幾病屬信綱治之明日朝
日進藥耶曰進曰臣嘗試不服藥空其夫和出此至
家便愈危人雖不職實無心異幸上寬之竟白免其
死其後上出失所愛鷹命二先驅將求之莫得信綱
盡台求鷹者人年一箇遣之且而遣之得之歸報使

人傳呼日中其散四出者咸集凡百事有不可行行者
咸走問信綱授方即成号为智囊寬永十年封忍侯
明年從如京師進從四位下又明年卒忠秋同知政
事三年冬耶蘇賊起上遣故侍中重昌往伐又立信
綱為總督以大垣侯氏鍊為監軍盡發九州兵十二
万人至原重昌死賊已六日兵集諸侯曰上不知臣
愚委以諸侯之衆諸侯之士多前歷戰陳者僕願受
教僕聞号令不一以不可勝敵衆後勿背僕出言僕
觀原賊一一合上之言賊老幼不下三四万所積雖
多不過數月之糧盡自斃賊食於代薪捕魚難共

爭山海之便賊出矣砲伐之不出合柵待其敵起樓
察其所向賊不足敗從是止不戰賊中食日之居二
月餘福山侯至勸信綱攻賊諸侯咸集中軍見佐賀
兵登城麾衆曰先往者為右戰薄暮止明日破中城
賊趨火死男女無少長殺之凡万余又明日圍雲
仙不見一人罷兵毀原城信綱望諸侯及御史先破
賊背已約白不行賞其私衆初以遇之少恩不樂從
軍共誓而後行世非之明年封川越六万石内城災
命監工役及增祖陵与忠秋重次咸補上之旨女帝
讓位使至京師拜侍從益^万五十石太宗^万代有司案

故事欲閉四門信綱与忠秋議不許人心益安堀田
正盛阿部重次死秉政者信綱忠秋二人已執政直
孝大老忠勝以三藩之意詔二子舉可与共執事者
二子曰雖臣等孰不如正盛等所以不死者無輔以
主也豈敢自請代勞晝夜交直不離宮中職事無有
廢者明曆三年江都灾朝廷取材遠方令諸侯自取
諸私邑不必如式改造信綱狹陋其剗率諸侯咸得
其便水戶侯欲徵衆入衛信綱曰縣官無關何假三
藩且以食少歸諸侯于國留江都者聞水府兵至復
咸台衆其國食無以給人無以安甚不可從是後縣

官之財而民苦以錢會京師地震大佛壞當修治信
繼白以木造之銷其金鑄錢於是錢大出而世美其
破流俗之言寬文二年信繼卒子輝繼立次子京兆
孝信興別有傳輝繼子信輝方憲宗時移封古河造
久野廟文宗時其子信祝從吉田為章宗奏者德宗
立十四年遷大阪留守封濱松政尚嚴豪俠歛氣莫
敢為非徵為知政事延享初卒子信後立
史臣曰忠秋受遺居阿保之職內以誠輔其主外以
峭直立宰執之間至小心謹信執志不回加于人一
等矣獨其不忘疾民者抑有所不可及也信繼裔有
餘然所謂難以獨任者忠秋助之以成其美亦名臣
也德宗世執政咸仰成首相當議姬路庶之罪衆邑
欲削國之半信祝曰以其罪則不止于斯然其先國
初第一功臣也宜奪居第勒使致仕二子議不決輝
貞具以告上乃從信祝之議

板倉久世土屋秋元松平黒田傳第四十三

卷六十八

和政事板倉重矩及父重昌時以万石之賦成駿府
一年又典韓館事還自原襲封万石上遣井上政清
長崎使重矩行耶蕪使事改主水正為内膳正重矩
襲封三成阪田典王使館為防火使供門衛各一家
日之青債者朝夕守門無可食其下台從其父原之
戰者謝遣之家丞諫曰此皆出百死歸一生者當年
主之家終始何如遣之重矩曰然此皆其名聞于諸
侯諸侯爭欲召之為我故不能適今日我遣之明日

有台之者若遺老初凍餒無所歸我雖知其不任事
不忍也居者行者聞莫不流涕寬文元年益方石為
大阪右副留守以騎三十卒百人屬之守京橋五年
正月雷擊天主鳩尾天主下伏硝黃數十斤御史
赤詣重矩重矩施行馬于門矢砲持滿徐見御史笑
曰前已移遠之領衆入毀牆堞是以災止天主上聞
以為可任徵為知政事封烏山四万石重矩清介不
畏權勢以酒井忠勝嘗薦其父獨時詣之雖大老忠
清權傾人主未嘗曲從其所為會京兆事不協職免
以重矩守京兆拜侍從居二年復入為知政事初重

矩有園在墨江東摘菜其中餉貴人迨貴名其廬曰
咬菜謔人曰人多忘貧賤時事我不為也得賞賜及
遠方獻遺分与宗族親故待女年二十五嫁之奴婢
莫不懷其德奴嘗折所愛弓左右為之懼不敢不白
重矩曰此弓之疾也逢冢我死在今日幸也荒歲有
負母乞食者有司白其孝雖道路乞養不怠命還之
故郡賜粟米後有伴取老嫗病負乞道路者夜則役
使之江都令請罰之重矩曰不學之便善何至罰之
傷夫實孝者仙臺侯幼公庶宗雪上書言相原田直
則謀廢侯立其叔父宗勝為子娶大老忠清女

而善事當路重矩知廣之受章不言謂廣之仙臺大
國也宗雪所言存立之機也不治者亦不免廣之恐
白之宰臣御史理官會于大老宅聽宗雪直則之辭
大老怒重矩助宗雪曰此中有黨宗雪者重矩正色
曰此獄仙臺之事已宰臣有黨之者亂天下之政請
急究竟其事始止仙臺之獄大老益不憚罷後直則
辭亟擊殺宗雪衆便殺直則上高重矩之義益封万
石而寡助不能為善成病卒長男重長先死中男重
通立為奉朝請後將傳兄子重相立丑年謁者祠曹
徽宗厭代副使典葬儀既代稍棄正則為知政事行

世子傳事從四位下內膳正歲餘為世子傳封岩槻
六万石以重相病廢之立己子忠寬有告重相實不
病者按驗如言上怒免官待罪居第一年奪頃益万
石從也信坂本又一年勒致仕以二万石封重相三
万石封重寬元祿中重寬從福島重相養子重高封
庭瀨二万七千石重高本小出英利子也其孫勝興
見今為侯重寬子重泰死無子養高木正陳子勝里
立之

久世廣之百砲將廣也弟也寬永中歷數官為親衛
將大和守封廳南丑十石以歷諸官無過失使造天

主石址遷侍中領院政甚被寵任命廣之牧野親成
內田正信齋藤三友察舉朝詔宿衛不如法者而廣
之寬好掩人之不善恐其得罪太宗進食、中有虫
著筋視廣之、取噉之曰庖人無狀進羹不熟上
亦覺止人以是福之舍人告小吏率不廉廣之曰汝
不請為之益俸使養妻子請罪侵牟是汝之為耳汝
勉存恤之無重汝罪嚴宗立為給事中封万石典築
海岸明曆三年監諸侯起內城寬文二年為參政明
和代松平信綱為知政事益万石封關宿上万石延
宝末卒子重之立為奏者憲宗初坐事免從封庭瀨

居三年復為奏者封丹龜山久之從吉田領相曹遷
參政後從關宿於是凡四從重之苦之其相以刀福
為害欲又從重之曰當我之時請之便得我死人將
請我相請汝而後悔之晚矣我不欲居善地為此故
也章宗時為知政事德宗立三歲益封万石後病避
暑深川給舟遣之竟不起子暉之立

土屋數直父曰忠直其先金丸氏事甲君其伯父土
屋昌次沒長祿之戰神祖後賜昌次子監統忠直父
昌恒從甲君死天目山忠直幼厓駿清見寺神祖見
而奇之命阿茶鞠之長事世子被嬖幸用事還自關

原為民部少輔討久雷利族數直兄利直嗣族元和
末兄弟共為親信而數直事世子一愛之誓曰莫
相離側俄特旨停朝會上以世子如京數直以誓言之
故不敢不從每舍杜門如居江都時世子知之召見
待之如初為宮衛副師帥遷親衛將嚴宗立為給事中
使如京師寬文二年為參政封侯立年遷知政事食
四万五千石數直歷數官至知政事莫能建明獨傳
增上寺鐘雕乳鐘成封土浦拜侍從延寶七年卒時
距利直卒立年矣利直子賴直以殺人失侯數直子
政直憲宗初為世子以諂者使尾還給山陵葬虛侯
収田中為田中侯代水野忠春為大坂曹守並可石
納田中于官一年遷京兆尹入為知政事後封土浦
侯遊其第並封万石室永中免分月治事文宗德宗
咸益万石賜杖于朝杖于朝者本多正信与政直二
人也已以老免致仕初憲宗殺赤穗侯無敢諫者唯
政直多以為罪疑刑重雖不見用朝廷重其持正為
人善怒亦能忘人之過以是多附所之者以土屋氏旧
妻甲礼武田氏修君臣之好至為相不悛德宗上光
陵政直子陳直率兵守外山遷為奏者
秋元喬朝戶田忠昌子也以承外祖後蒙秋元氏初

淺野長政封甲以甲人秋元長朝謹信薦諸神祖為
親衛將越中守封群馬万石長朝子曰泰朝從攻阪
之軍約毀城罷兵神祖屢問隍平泰朝通文許之道
白隍已平神祖乃繇其道行神祖病晝夜在側侍湯
藥遂從大行之光陵還為宮衛將太宗用為侍中封
谷村万八千石泰朝子富朝女為戶田忠昌夫
人富朝卒知政事信綱使立從子貞朝執政直孝以
為從子不如外孫之親使信綱改使立喬朝明曆三
年事也憲宗時喬朝以奏者使收高田還兼祠曹遷
參政十餘歲為知政事前後三益封為四万石喬朝

快活洞達下情為人請事方其未下不安寢食若已
抑之者行逢其父下輿待其過望之不可及而後去
有惠政臣民無不日祝禱祈是時松平吉保無敢違
吉保見知政事曰上以某日遊臣之第喬朝曰子傳
上之命耶諾上之旨耶上之命乎知政事當下謁子
子不當下知政事吉保不能答有司欲以瓦造水道
而省費用喬朝曰不可瓦之為物雖經久不可移用
雖堅易解地震築作重載之車咸足破之雖日改造
恐不能完若闢木厚七寸間水土百年一易於
國不足為費次第就功於吏不足為勞用木便上從

之室永二年移為川越侯使巡畿內憲宗厭代典起
廟陵文宗乃益封万石章宗保母江島有淫行常以
謁文廟出如戲場通優者朝中無行者要會市中有
司畏莫舉之喬朝勅吏發其事遷保母子高遠究竟
盡依法律名儒物茂卿語人曰川越侯性寬至治此
獄夫其常恐不能久其年秋卒子喬房立以奏者從
如光陵致徒役鑿三义口卒無子以戶田忠余子喬
求為後喬求老負朝子涼朝立為奏者信宗時兼祠
曹遷西城參政為知政事剛正不遇時以病免
松平輝真知政事信細孫也父之弟信興為世子親

信肉幡守遷親衛將給事中參政封侯憲宗時封土
浦二万石餘遷大坂留守封二万石納土浦子
官徵為京兆尹到任卒遺命後輝真子歷親信外
親信為給事中護作孔廟於是襲侯爵封士生免給
事中典內省事如故自信興好武者兵書十卷至輝
真推行其意謹選練試致力便器械待徵令有水野
忠善酒井忠直等之風時上倚任甲侯以娶其女尊
貴為侍中從四位下右京大夫置酒其宅增与封也
拜侍從四位益封邑食村上七万石憲宗厭代免
侍中以列侯助造廟陵輝真廉方益封時司農秋原

重秀詰其舍人我為司農膏腴之地為侯能得之輝
真怒舍人曰是重我罪逐之下令曰我本非有勲勞
侍中封侯小心奉公猶恐不免其為我有請有司如
此舍人而深思憲宗之德以嘗代齋食終身不食肉
使吏士雖小物不得有所殺厥代後每旦必詣廟至
為知政事尚猶不怠然福介御下無恩与友婿黑田
直邦不善相見竟不交言德宗欲用二人使人和解
乃肯往未文宗立移封村上賜卅千金德宗二年台
封高崎十一年起為知政事以老故不治事使京師
賜曾所御鞍具因是竟不駕輿上壯之特不善其驕
涉大瀧川信宗初年八十致仕前是以從弟輝規為
嗣白髮紹封即日進從四位下輝規子輝高後至知
政事

黑田直邦中山直張次子也其母館林相黑田直相
女也直相愛直邦蒙黑田氏直邦弟曰成位為牧野
成真養子館林有世子直相任直邦為親信迨館林
侯嗣位是為憲宗會世子薨出補親衛拜中尚書景
前守以甲族塔居甲郎上偶出過其舍賞賜甚多元
祿末封下館侯進從四位下憲宗厥代免侍中德宗
時為奏者加祿曹移食治田二万卅石代安藤重

行為世子傳益五十石卒養子直純立本多正矩子也移封久留利為奏者直邦少不戡謹慎讀書師事大宰純拜相益封即日增其俸至養子直純立減半純以為非其先君取以師事之意書推不受云史臣曰重矩出入著績行帛及維其子大隈家聲自未和政事率即成于大老侍中而不能有所建明脂膏其性而固寵位德宗立黜間部而久世土屋等以替父定策甚尊禮焉然不能不貳紀未之臣如水野大給稍任事則不善其終也餘署名遵行故事已

堀田牧野柳澤米倉傳第四十四

卷六十九

堀田正俊字克明加賀守正盛叔子也太宗以為春姬孫也命春姬鞠之後宮中八年出為世子親信知政事利勝見之曰此兒音聲發于胃腕中姬死即傳湯沐也于正俊正盛亦分守屋万石死於是為倫中守剛毅有不可犯之色學士林信勝常語弟子曰見此人猶望龍必貴盛侍中重昌大傳正之知政事忠秋成恒稱其為人万治二年正俊兄正信有罪失侯出正俊為奏者寬文七年封安中二万石三年為參政領鷹犬二坊代久世廣之為知政事益食四万石

進從四位下母何上病日劇無儲位會三藩宰臣于
殿中議立世子前是上弟甲族館林侯請假司農金
十力大老忠清却之甲侯竟病卒館林侯常切齒不
得有所發忠清知之恐館林侯立黜已欲召親王幸
仁攝位偽曰後宮有娠請奉親王為大將軍視政如
鎌倉氏故事以世子生所生男子即立之若女擇三
藩二典立可者所以安遺腹也知政事正則忠朝利
房參政信興乘政無敢言非者正俊厲色曰神祖之
訓大統若絕立義直賴宣賴房子孫當其世者號曰
三藩不立諸松宗室同就臣庶之班重繼統也今館

林侯上親弟也雖三藩誰敢爭之於遺腹叔父也宣
父事之而承其後然外台君以亂神祖之訓正俊以
為不可也若必召之正俊非事異姓者去為館林之
臣水戶侯曰今日正俊之議誰敢違之立徵館林侯
至則立為世子發喪於是世子立是謂憲宗遺正俊
迎母本庄夫人、欲見正俊、辭曰臣奉命迎
大夫人不命見大夫人上聞其語親贊見大夫人大
夫人下席執正俊之手曰公之德唯死乃忘上乃解
所佩刀賜之是時忠清矯遺命不得立世子上位未
固特倚正俊及藩邸舊僚牧野成貞等為耳目已其

秋命正俊主天下戶籍地租稅賑困窮親書主忠信
三大字賜之拜為侍從正俊乃進所為三惑論其畧
曰武王聖人也何不立微箕而自立也微箕仁者也
力不能復宗社則不食周粟可也何以受其封也夷
齊賢人也諫而不可則輔治天下可也何以餓于首
陽之山也上手書報之曰觀子之所論周武王及微
箕夷齊書精誠貫天地秉義固金石天降斯材國家
之福也明年其丑月忠清利房正則免忠清憂懼死
以正俊為大老左少將筑前守食古河九万石立世
子知政事板倉重通為世子傳正則子正通為京兆

尹堀田正昌為大衛將上謂正俊曰天下之事在得
賢人當戰國時致死行伍易立太平朝正其若非難
子為我務得其人正俊以為上意如此成治不難當
事而行無所避也所言必聽所令必行禁奢侈自後
宮下比士庶之家言并板倉重通及列侯不奉法者
或削或免雖一時肅然多不使其政者初太宗造大
船三年而成上起樓觀其下可肆騎射有田種菜蔬
自有舟楫以未未聞其如此盛也大抵歲奉以十萬
石竟不上供正俊立議毀之賈人出入官府望之不
異士人正俊言不得佩刀天和二年益封正俊四万

石長子特進下總守正仲進從四位下國史副總裁
撰定服忌令弟正英以參政為世子傅而封侯尋以
大衛將正昌代為世子傅妻侯弟給事中稱葉正休
為參政封青墓侯使巡畿內兄寵野侯安政為奉朝
請上為館林侯時謹慎好學見承大統天下拭目望
初政勉厲作治委任正俊久之有旧臣幸者言正俊
大威上復稍漸不堪大夫人輒曰不如藩邸之樂所
用多新進用刑深刻號令無常徵發日急人皆怨正
俊正俊以為已首定策欲以死諫正而塞天下之口
於是外為尊重而畏忌甚于疾疢一日上從容詰曰

凡思事、皆善、竟無成譬之割罟垂成又劉幾不
成器詔曰水至清無魚治國家者不可不知正俊亦
承間言曰長于亂世善治其國治世之君無志于治
上曰是入人情也譬如病多保夫年健者中夭折不足
怪正俊愈益不樂退朝歸家據席大息移時不愈食
至則拜而食初父正盛將死撫正俊曰汝行成大器
所至不可測也汝勿忘我言剛者必傷損而不矜免
其禍也正俊由是書不矜之字于便坐壁坐卧視之
然竟以是敗所善松浦侯晨叩請見詔久之曰君既
不容我之言請勿復相見君後思我之言正俊泪下

如兩府而不言有問作曰敬受教臣方憂天下未遑
謀身君之教臣已聞矣請勿復辱松浦侯歎曰君因
社稷之臣也握手辭去月餘及難參政正休使事畢
帰江都退朝往飲酒正後所屏人耳語夜半罷明日
刺殺正後于朝自享元年八月事也明年京兆尹福
業正通免參政正英敗為奏者正仲移侯山形別与
万石之地以禱確故也貶爵比先封支侯二年徙福
島地益惡而收別所与之地有司侵削求疵瑕移郎
三甚狹隘正仲憂危無怨望之也國不足罷作吏士
潤其無業量以給米數年稍還之元祿元年正英死

有司以正英長子土佐守正親正英死不請傳封与
次子正矩季子正章也不使正親襲封寄良山形死
是時水戸義侯致仕潛言上曰正後有罪可戮其子
孫若尚許傳為侯朝廷自有其體上悟乃善過之
使聽講論語時適病泄不敢不詣于朝使醫強治詣
朝後數日卒前正仲三分大宮二万石封弟外親信
伊豆守正希字直豹上野万石叔弟正高咸膏腴之
地也諸器物擇善者与之及正仲死正虎以奉朝請
為之後除大宮二万石久之移封山形進從四位下
助役浚酒勺德宗時代酒井忠音為大坂留守遭病

劉林信篤者信勝孫也聞之往見正虎曰堀田氏廢
久矣雖病強行必死于道正虎曰敬承教治裝行至
龜山卒正虎前養正昌子正直已死立其子正春二
年卒立正俊宅孫正亮奏者祠曹為大阪曹守有治
績信宗時遷知政事益封万石
上野侯正高為人無常至易名十餘臣妾不能紀之
好歌異交京師諸名家因用事者請移國畿內上許
為堅田侯汗澤常被水災亦僅一往國耳正虎疾之
不與通林信篤曰是先侯愛子也不得絕之正虎乃
許今侯正寶賜阪安利子

牧野成貞右馬允康成孫也父成儀以宮衛將遷為
館林相越中守卒成貞亦為相倫後守中館林侯
會嚴宗無子成貞代大臣秘不發喪徵館林侯欲立為
世子侯將出成貞止曰上病革未聞其間大臣以上
命召公若不立為嗣則禍且不測不若稱病勿往覲
其變侯曰善遂稱病使成貞詣闕請事大臣詰之成
貞正也曰上病革無世子侯上親弟而不預謀恐踐
不測之地上辱大宗之靈是以憂懼不知所出且侯
實病不能詣朝大臣前成貞謂曰我為百口保乎無
異速歸奉侯未既館林侯至於床下立為世子縱使

歸邸至邸成貞前賀世子憮然不言良久曰為人臣
子而遭君親之病豈稱賀之時成貞汗出浹背慙懼
不知所言而世子心知其有忠不之問其明日嚴宗
猷代世子嗣位寔為憲宗即日拜成貞為給事中居
中用事尋封侯列知政事兼母子傳是時堀田正俊
以首定策上甚重之然見親任而移上之意不若成
貞天和二年益封二万石進從四位下三年封關宿
卫万石拜侍從正俊死上置酒其家增二万石本在
夫人以舊故數亦往遊其家成貞致私財為上作儲
晉端門外隸人使之成貞前以女妻黑田直朝次子
成住為嗣美濃守後密有所受使死所妻女斷髮成
尼憲宗方貴僧隆光命以其侍兒成春為嗣初成貞
薦親信柳澤吉保為中尚署能知上意所在中之益
貴而成貞日黜左右或聞吉保為侯教士卒戰勸為
之成貞曰如是徒勞人耳我為將以身先士卒元祿
六年成貞病免歲餘乞骸骨養子成春立為奉朝請
進從四位下封吉田八万石卒子成英文宗時移為
延岡侯卒無子群臣共奉成貞少子貞俱立之德宗
之光陵率兵守新町奏者相曹撰定法令遷京兆尹
徙封笠岡卒子貞長嗣

柳澤吉保其先故甲武田氏疏屬也大父信俊方甲
亡時逃之歸參距相于新府父安忠調為館林大衛
館林侯承大位以吉保為親信出羽守善妻妃嬪益
為上所愛元祿元年封大鳥侯遷侍中三年移食佐
貫三万石進從四位下六年知政事成貞免七年吉
保封川越七万石拜侍從臨聽理官治獄日貴盛
鉅宰臣無出其右者造寬永護國二寺護作適旨益
封二万石從四位上左少將美濃守賜第西至神田
橋東盡常盤橋南對考工之地邸第之盛雖二典之
時不如也內臣多起宅于其中有行殿數遊焉妻曾

鳴氏出入侍上側如後宮御者等子男女充厭賞賜
列侯餉遺山積以助其歡上於遊其第拜子吉里為
從四位下越前守又命吉保元服賜松平氏及吉里
安通時睦三子拜吉里為侍從益万石咸受命行殿
室永立年封甲十五万石領谷村九万石命數如大
國侯吉保謝曰賜以舊地君子以為誣上矣子婿姻
婭莫不尊寵者吉保不見喜愠之色無知所發而善
候主之意必先得其所欲為官吏有過徐言及救之
者常多上晚多忌諱嘗台左右中士見其刀吉保遂
巡有難色上強取之以木造刀上怪之對曰上侍衛

不為不多微臣不為損惟臣幸得出入便殿左右即
中無問臣者臣自以為不可保者在易也日夜思慮
不獲于心陰去其刃而後得安也惟上幸察焉從是
益親近其中上之意多此類也有一士欲求薦無由
得見日、適立門外候出拜之初或為使不之省久
之覺有異台問其故為上詰立拜為一百石即其有
驗于上如此然上猶厚于黑田直邦而不能平于吉
保幾將生事直邦者吉保之婿也文宗之為世子吉
保有力焉至即位得之尤厚吉保欲起視事徂先
生諫曰人主令有所幸必不可吉保乃插病乞骸骨
從是侍中詮房貴用事吉保之避之親禮終身不
衰吉保老吉里三分地族二弟再城駿府享保九年
移封郡山久之見子伊信字保卿稱松平氏有言
始賜姓無及子孫之語請下之吏上曰因當賜耳釋
之是年為從四位下美濃守列內諸族罷使知政事
及勿得乘大簾輿席皮鞍具陌刀曲棹傘從騎皆止
之吉里尚如前終身延享二年卒
吉里之從郡山上從安通時睦于越後兄為黑川族
身為三市族安通子里濟時睦孫信著咸不賜姓信
著父保經尚為松平氏

吉保姊之孫曰米倉昌尹憲宗初為先驅將其先出
于武田氏神祖定甲四世祖米倉忠繼分折井信昌
徇武川招降故武田氏之士昌尹見吉保日感自以
為同宗有親事之如支庶擢相宮衛尉升後守為給
事中典大夫入用度遷參政領中尚書尚方匠作等
諸曹封高阪侯使如京師護中堂興作益五十石卒
傳子至孫昌照無嗣三吉保子保教、享保未卒
因先隊將叔浦、即請立九歲兒里矩保教買妾所
生居高阪大臣召詣江都柳沢里濟松平保經曰里
矩二三歲兒不當九歲疑有姦世子傳直邦夫人其

姑也亦告其夫獨米倉賴母無言下吏驗問家丞恐
里矩幼代以賴母弟昌晴責問賴母免、即官逐家
丞三人後里矩早死無可為後者昌晴竟立
史臣曰正俊之鏡銘曰為臣不忠乎必見其主之不
君為子不孝乎必見其父之不愛自省則君、自脩
則父、鳥乎自省自修而無其形必以為諫爭救正
之未至而其主不能堪也如此不蒙禍者罕矣君實
有國而臣削其柄自非正俊幾踐其轍矣正俊既死
至孫復興孫正亮字子直嗣為山形侯五年足士之
祿以為國雖足不比它侯吏士亦不比它諸侯遠甚

欲遷國以利宗社衆士是時佐倉侯兼也為首相兼
政正亮傾意事之自稻葉氏前正通免京兆絕不與
通於是正亮賢將貴來猶前好左右諫不許正亮不
拒見之如故既以奏者領祠曹即智有十九年獄正
亮立決遣之代厩橋侯為大阪畱守浙大罪宥小罪
毋瘦死于獄一年信宗立以兼也專罷之召正亮為
知政事侍從與佐倉代封為佐倉侯厩橋侯忠知欲
敗封事不克後正亮以兼也有勞于前朝漸稍薦其
子山形侯為謁者祠曹嫁其妹于岩城侯言易與善
地是年上立仙臺主卒命議應除喪受明年賀正否

正亮曰諸侯以上禮絕苟親今主推其本名紀侯女
宜除喪受賀正然是非人臣所得議當請西城之旨
上乃從其議大阪畱守多死于官人不樂為之給
事中藪 與正亮及忠知請給俸三千石任滿遷
奏者從是畱守為美官有事于廟陵唯賞知政事
正亮言與祠曹以下同受賜板倉勝丘傷肥後侯于
朝本多正珍命史闋吉良義央毛利師就故事正亮
曰是不可待例肥後大國也勝丘微者也非吉良毛
利比且列侯因此生恐懼之心為憂不少臣請為使
問病許至大故立其身以安肥後衆上從之執勝丘

殺于國崎郎既古河侯忠良列特進忠知兼政忠知
與中醫爭佐賀嗣子病不得立上遷忠知為特進正
亮兼政寬延二年在內侯忠寄為知政事拜侍從在
前嫌宜居上進正亮為前列與侍中中大夫大國忠
光協心贊翼上亦專任為政判度支正亮在朝嚴正
雖侍中參政必遇以法然舉微者之失固言無之時
官省不得言遺忘正亮特為遺忘救人之過其為政
為可繼不以甘言取人違衆不為受怨不避期善其
後是以初不見懌終安之有令便者即言正亮為之
德宗即世遺命無建廟上曰在昔不以天下儉其親

大行功德隆盛從遺命不宜我百年之後宜從遺命
正亮率同列進曰大行依古制法垂之萬世臣等聞
續志為孝若不從遺命千秋萬歲之後無復奉上旨
是使大行功德不明乎天下後世非上所以奉大行
也臣等願上從遺命上不聽再三乃從葬畢罷先驅
以下賜金待闕或造惡言書府墻正亮懷示諸朝故
事有大禮祕儀注不出正亮曰是宜示人習熟不然
臨事躓踣大禮或缺有請者便出觀度支章雖同列
祕不之見正亮曰諸公後亦為之國家大計不可不
豫知傳相示謀可否嘗有言是可者正亮曰始余復

為然今則否有物于斯十年三更倍價一更是倍價
損價之道清宮省減吏負要復在此建東朝正亮言
主其材不主其費國役本止關東正亮見小國小邑
苦水復其法行諸天下水府請歲鑄錢十方正亮却
之曰十萬誠無關天下然為金二萬兩除爐炭鑛徒
之費不過得萬兩三藩之費三十萬之富而以微利
干朝廷余所不識也仙臺請糶米三萬于大阪又却
之曰三萬不輕重仙臺此其意不止于斯縱令其無
佗号為糧費不在其中阪亦不得實其數在今日猶
不可它日因事增數大為西州之憂清人畱長崎或

十餘年長崎尹不得給直一則關上供因此貨益
苦惡茲多上下俱敝內外欠課正亮薦司農松浦正
信兼長崎尹清人無畱者正信及中言得罪人併咎
正亮一卒上問長崎事于正信抽其子為御史正
亮憂吏厲民翼治一縣舉行之天下上知使治三萬
石縣正亮為民興利与金買穀備凶荒如境內之法
司農神尾春英以勾剝得位召縣吏告增課之方正
亮不得行志出私財充課民建生祠祀焉正亮又深
憂上在深宮中無輒進言者徒知聖賢之貴又無博
閱書不知民間利病偶有以假名節經史之語者視

之以為可益君德濟民事因侍中進之禱示求省視
求毗輔贊翼不違道后民也上以為忠謂正亮忠光
曰余臨天下十餘年無善利民為我思其方我病不
能久在位遺正亮光陵祭告其意正亮反與忠光白
蠲逋負十六方是時納息或多田租見令出皆稱萬
歲既侍中死增封正亮方石傳位世子二固知其
厚德委事如故正亮初居大坂以為禮義廉恥闕一
則傾作四維銘自戒還江都夙起聽講書朝退與左
右嘯咏飲酒建文廟于寢室東行二仲釋奠以府事
殷吏士食惡取親嘗之戒饗者以罪夜遣書謂侍者

曰夜息晝行貴賤一也此事可待明日耶其恤下如
此山形民聞其為知政事相率叩司農府請無移封
於財不妄用然有急不顧千金宮川侯家有大宗所
賜九鬼氏之壺貧質于賈人正亮購得與宮川侯有
事于光陵大行人受命便行慮其遽不辨私贖以資
是以姻親諸官多歸之室曆十一年病卒知與不知
皆惜之子正順代為佐倉侯

之... 德... 上... 臣... 罪... 臣... 願... 竭... 力... 捕... 斬... 以... 贖... 罪...

喜多見戶田間部有馬加納傳第四十五 卷七十

板倉重昌著名干阪之盟後從德祖如京德祖聞江
都多盜賊人不夜行甚憂之思所以靜之酒井忠勝
言惟重昌可使能止盜使不殺人重昌使至江都集
將吏于殿中補上命數之曰上不知公等懦不任事
留使守江都頃者盜賊充斥日以殺傷人聞公等所
職何事而無捕獲一人及擊殺者莫夜杜門無敢出
首小盜猶然有若親城郭者孰為拒守將吏相顧愕
然不應大久保忠教者年在坐前曰臣等慮不及此
使上憂盜賊臣等之罪也臣等願竭力捕斬以贖罪

在列者咸曰如忠教言盜者蓋非為飢寒起將吏間
惡少年為此自是久江都中無殺人者上益奇之為
宮扈二衛將加侍中或置或否在其時与人耳
無則併其職給事中亦重職也嚴宗立未習
孰政列侯諸司不得自通畫關白宰相章宗幼委政
宰輔因侍中言事侍中從是權重宰輔不得輒
見上俞弗云

喜多見重政其先江戸城主也大父勝重為北条氏
下田守後事神祖德祖以為江州奉行遷堺令兼撰
河泉奉行代官居畿内者屬焉以奏最為若狹守之

京兆尹雜主城二條勝重子行入重恒無子以石谷
武清子為後重政也憲宗時自外親信遷中尚署抽
宮衛將為侍中封二万石侯貴重並牧野成貞元祿
二年坐大不敬免侯初重恒兄重治居稻毛淺田直
國娶其姊為妻除親信忤旨囚諸宮津姊歸從重治
居与姦有孕是年直國赦還使人迎婦不至躬如稻
毛見孕斬殺併傷重治家丞香取新兵始屢諫不可
於是起刺殺直國謂重治曰主死事止不然禍不止
主之家新兵見重治不可諫自殺死重政与伊丹勝
政計為新兵有狂疾殺三人直國子忠七上書言之

按驗具得其實上怒數重政礫重治淺草而重政待
罪不朝久之上思見之使中臣名之會潛行別墅上
大怒免族遷棗名六年病死棄死于野
戶田忠利父曰忠繼以長子忠昌為因幡守忠能後
傳俸于少子忠利死忠利幼長于忠昌家為先驅將
御史自伏見令入將親衛是時憲宗憂甲大臣不和
政乱以為忠利強直有材幹遷為甲相食五十石使
長子忠勝食故為親衛將時也於是甲藩竟安上亦
無子三甲族為世子以忠利為世子給事中一年遷
侍中從四位下封足利族給事中詮房起自雜流善

調有寵忠利不能善之世子稍多內寵尤憚忠利遊
于吉保宅欲進效樂憚忠利諷休它室忠利陽謝從
官敢以為勞終日不去側世子不歡罷後坐事免致
仕子忠國嗣為奉朝請文宗立詮房益貴威權傾宰
臣宗室列族莫不踵門拜塵忠國獨不詣附近詮房
免為奉朝請
立朝者早諾戲笑無妄之言者
忠國不以父憾受于周旋時人稱之享保十年忠國
為大坂右副雷守至則盡毀棄淫祀居仕八年未嘗
入見上孫忠言後為右副
間部詮房本西田氏之子也文宗為甲族時以進舞

永時、得見便坐甲族見詮房少年嫻容止悅之取
為親信令典客間部清貞子之蒙間部姓迨貴以舞
戶嗤笑者以此故也時甲族病體倦詮房晝夜侍湯
藥不休沐數月用術者之言掘盡于寢室之下甲族
因是得已抽為典客憲宗立甲族為世子拜詮房為
世子宮衛將越前守遷給事中除侍中從四位下封
三万石族文宗嗣位以侍中列知政事封高崎五万
石專秉國柄既受遺命輔少主威權益盛然人士雖
出入其門以本起猿舞不嫌于中又以出入後宮中
致譏議德宗立竟詮房及本多忠良侍中移封村上

卒初詮房既貴清貞有所生子子詮貞詮之詮衡詮言
以詮房故咸補官而詮言者養于詮房嗣族封東騎
江東騎江無城間部氏益衰詮言卒從子詮方立為

上治新河

有馬氏倫久重米族豐氏少子賴恭後也賴恭事紀
為伯耆守德宗自紀入承統氏倫以典客加納久通
以大衛將拜給事中間第見諸族而官自知政事咸
因二子請事而氏倫公正無私久通用周密適上之意
十餘年氏倫封西條族久通封八田族皆万石久之
氏倫卒給事中小笠原政庸年久通共用事而它給

事中侍奉左右掌帥中之政已氏倫無子以中尚署
氏久為後除大衛將氏久者渡邊氏也

八田侯久通紀相加納政直弟也出後叔父久政

身者大久保夫人假父也久政初為監察奉行德

宗承統為給事中用事前後三十年無有過失迨移

西城遷參政卒以紀人久堅為後大衛將久通卒德

宗厥代前一年也

史臣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親有逮及焉身未逮及焉

中事多秘其詳不可得聞



